

大時代的插曲

谷斯範著



出版 店書林珠 海



0.20

大時代的插曲

著 範斯谷

1 9 3 8

行 印 店 書 林 珠 海 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版初

版權
所有

大時代的插曲

著作者

谷 斯 範

出版者

珠 林 書 店

上海 牯嶺路

人安里十六號

發行者

楊 克 齋

◆定價每冊二角◆

序

斯範的創作，我是一開始便注意着的。因之，我對他的期望更大，對他的指摘，也更嚴，甚至於有可能發表的機會也不給他；這是存在於我們兩人間的過去的事實，也許連斯範自己都沒有覺到。

現在斯範的第一創作集送出這世間去了，這在我是感到極其愉快的。而且還留出一頁，讓我來述說些感想，更使我感到無限的光榮。

斯範的創作，就我記憶所及，還不止這四篇，發表在《文藝月刊》上的手和未曾發表過的沉澱，在我以爲一樣是很可愛的作品，大概因爲和這裏的四篇性質不同，沒有放進這集子裏去吧。其

實像沉澱裏那樣寫人物的成功，是這裏任何一篇都比不上的。但輕鬆的筆調，幽微的詼諧，却通過每一篇都可以看到。

自然，斯範對於文體的嘗試，彷彿費去很大的心機，至今還沒有找到他自己可認為遵循的路。從不寧靜的城，到在甘泉宿店，在謀篇上，斯範是從單純的故事的敘述向橫剖面的事件的側繪發展着去，這無疑是好的。但因他力求造句的新奇，將文字底繪畫的力量減弱了些，不過這不能說是斯範的失敗，因為更大的成功，是擺在斯範的面前。

我每一次談到斯範的作品，總有一種感覺：作品中的經驗和題材，超過他的年齡和學識，有很大的距離；看到他第一篇創作手的時候，我甚至懷疑他是抄襲的；看到他不寧靜的城，我也覺得超出他學識以外。在此，作為斯範的創作的支柱的，據我想，無疑是廣大而深邃的想象力。如其斯範能對於現實的追求更精進一步，這想象力將奠定斯範的創作的更大的成功的基礎，我可以斷言。

但無論如何，從這一集子的創作裏，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努力的成績，而這成

績主要的優點便是在大時代里青年們追求光明的精神活潑地跳躍着的心聲我們是分明地看到聽到了。

那也就是我樂於介紹於讀者大眾面前的。

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任叔序於香港

目次

序

不寧靜的城

..... 一

斷了軌道的列車

..... 二八

韻子

..... 五六

在甘泉宿店

..... 七五

插畫四幅

……
陳一鳴作

不寧靜的城

一

電車依然轟轟地一列接一列的開過，但只有稀稀的幾個趁客，有幾列甚至空着偶而有一列擠得滿滿的開來了，趁的却全是警察。玻璃窗都是破碎的，還留着石子擊過的痕迹：中央一個窟窿，四週散着直線的裂紋。平日很熱鬧的英吉利銀行也顯得冷落了，屋頂靜悄悄地矗立在開羅的碧藍的晴空；門前站着埃及的步兵。離銀行不到二十碼路的街石上，黏着上次作反示威的學生們的血漬，因為乾了的緣故，已變成醬黑色。

遠處有來福槍的幾聲尖利的射擊聲。

天氣依然晴朗可愛，吹着暖洋洋的撒哈拉沙漠的季候風。

二

Kasr-el-nil兵營的週圍，放着密密的步哨；軍號手吹着集合令，兵營裏頓時起了一陣蠢動。營長阿拉伯·薩夫，軀體笨重的埃及人，在全體集合之後，宣佈了去警備內閣府的事情。經過開羅的街，在一處塗水門泥的壁上，阿拉伯·薩夫瞥見用柏油寫的黑黑的大字：

『打倒E帝國主義』

『喂！阿拉伯·薩夫喊他的衛兵：『挖去那柏油字！』

轉過一條街，又是柏油字：

『埃及民族解放萬歲』

衛兵胆怯的來見營長：

『報告大人那邊的呢那埃……埃……』

『刮去蠢東西！那是反動標語！』阿拉伯薩夫說。

街上時時閃過逃竄的影子，在Kasr-el-nil兵營的步兵所經過的地方，沒有一個穿制服的學生，無論是阿拉伯種人，考伯特種人Copts，無論是基督教徒，回教徒，只消是埃及人，是開羅的市民，都用忿怒的眼睛送這隊步兵過去，然後互相詢問着：

『他們幹什麼呀？』

『去包圍Al-al-zhar 大學的嗎？』

『開到達曼賀去彈壓示威的嗎？』

一個披着黑紗的老婦人，左手扶着眼鏡架，右手指着阿拉伯·薩夫大聲的說：

『就是那隻笨水牛嗎？』

『笨水牛，多妙的別號呀！柴魯那太太……』

大家都快意地笑了。

阿拉伯·薩夫大大地在發惱，與其說聽見了那不懷好意的笑聲，寧說是看見了更多的用柏油、白漆、炭條寫的，用小刀子刻在電線木柱上的各種標語。他暴躁地喊他的衛兵，一個不滿二十歲的下埃及人。

『滾過來！蠢東西！這都是那些壞蛋學生們幹的勾當，爲什麼不抓了他們？』

『報告！大人！那是巡邏隊的責任。』

『不准講！教主沒有說過小兵可以對長官回嘴！』

街旁，市民們都避免開了，一個擺水果攤的Zorio，急急收起堆在街旁的椰子，香蕉，胡桃，躡立壁角，大而厚的黑種人的嘴唇，無目的的動着，灰黑的小手，緊握着銀項環，讓Kasr-el-nili兵營的埃及步兵通過。

望得見內閣府的時候，沿路站着密密的警察的哨崗。離內閣府約一百碼遠的一棵椰子樹下閃過一個瘦長的青年的姿影，他探望着，向迎面而來的一個穿着條子花紋長衣的商人模樣的人輕聲地問：

『怎樣了薩弗羅·帕沙』

那個名叫薩弗羅·帕沙的，聽見埃及兵的步伐聲漸漸逼近，就輕快地一笑，同那瘦長的青年握一握手跳開了：

『下午二點鐘，Al-al-zhar 大學集合——再會同志！』

阿拉伯·薩夫看見他的時候，起了疑心，大聲的自語着說：

『我的眼睛告訴我，這不會瞞錯的，這個傢伙不會是個好東西！』

他忽然懊悔爲什麼不抓住了他，剛巧那下埃及人抬起頭來，於是他的高大的長官就順手給他一個耳括子：

『爲什麼不抓了他？』

『大人沒有命令！』

『不許回嘴！蠢東西！』

阿拉伯·薩夫罵着，突着肚子，向後面搜望，這時薩弗羅·帕沙已穿過好幾條街了。

三

薩弗羅·帕沙是Al-al-zhar 大學經濟系學生，有着埃及人的明朗的風姿，身材伶俐，步伐輕快，留着很長的柔絲似的頭髮；他曾參加過三次示威暴動，因此很有經驗的溜過了街上警察的注意，向冷街的酒店，咖啡館，火燒場的廢址——那些學生們的秘密集合地通告：

『下午二點鐘，Al-al-zhar 大學集合！』

學生們拋着圓筒似的埃及帽，表示歡喜，有幾個却忿忿地提出抗議：

『爲什麼要Al-al-zhar 大學集合？我們要襲擊內閣府！』

『我們要敲破那哈士·巴沙的腦壳！』

『薩弗羅·帕沙！我們反對……』

那經濟系學生把柔絲似的頭髮往後一掠，向他們解釋：

『那是個人的英雄行動，必然的地是革命動力的浪費，我們必須服從集團的命令，按計劃

按步驟的做去……』

寬大的條子花紋長衣，很不合身材，薩弗羅·帕沙撩起衣角，裝出一副商人腔，還是很引起路上軍警的注意，有一個尖鼻子的埃及兵，看見他時，取下肩上的來福槍。他吃了一驚，但還極力使自己鎮靜着，走過去搭訕：

『先生！柴魯巴沙兄弟的糖果舖，往這兒去對的吧？』

『如果你以為不錯，那就對的。』

『學生們鬧得太不成樣兒，——先生，過去沒有危險的吧？』

『謹謝尊問！先生請立刻滾！』

薩弗羅·帕沙吃驚地走了，但心裏安坦了許多；那埃及兵抹一抹尖鼻子，又把來福槍搭上肩頭。

走上柴魯巴沙兄弟的糖果舖的二層樓，他輕輕地叩着用板隔着的鴿籠似的房間。來開門的是一個面色粗黑，身軀結實的青年學生，他名叫馬台西，是薩弗羅·帕沙的同學。裏面，他的女

同學克麗尼娜站起來和他招呼，他含着笑點頭，手不住地把頭髮往後撻。瘦猴似的喀米拉，立即立正，三個指頭往埃及帽邊一碰，他把這稱做行『革命敬禮。』

『薩弗羅·帕沙，敬禮！』

『不要睬他。薩弗羅·帕沙！你報告呀！』克麗尼娜說。

『那一定——』那經濟系學生把話頓了一頓，望着充滿了熱望的克麗尼娜的美豔的眼睛，有點窘住了，『那一定是會使你不滿的，又是機械式的議決案，下午二點鐘，Al-al-zhar大學集合。』

『老調子！』喀米拉譏笑着說。克麗尼娜把嘴一撇，喪氣地往沙發上一躺，尖聲嚷着：

『反對！』

靜默。

下面糖果舖裏的無線電收音機，正在播送着內閣總理那哈士·巴沙的演說辭：

『……什麼叫鎮靜呢？鎮靜就是說……』

『滾你蛋的鎮靜』黑臉的馬台西說『薩弗羅·帕沙爲什麼你不提議到內閣府示威去我們要給他嚐鎮靜的滋味』

『可是——危險』喀米拉扮着鬼臉說。

『怕死，還不如到娘懷裏吃奶去』

『不要譏笑，馬台西！你的胆液汁比我多三克蘭姆，我呢，只有一條性命，萬一——粒子彈愛上了我，那真乖乖兒了！』

『乖乖兒？什麼意思呀？』克麗尼娜從沙發上坐起來，笑了。

『沒有意思，克麗尼娜，我們再講那數學教授吧！——不！驢頭教授，克麗尼娜，我很怕同你說話，你使我的頭弄昏，幹麼要叫他數學教授，他雖說在劍橋大學學習過五年數學，但是學了點什麼回來呢？沒有一點也沒有……』

他看見薩弗羅·帕沙同馬台西到臨街的小涼台裏去，克麗尼娜也聽得並不『熱心』，不說下去了。他是數理系的學生，上面已經說過，模樣像瘦猴，可笑的鼻子，尖下頷，專愛背後批評人，

脾氣却並不壞，誰在背後打他一拳，他立刻三個指頭往埃及帽邊一碰，回身向你行一個『革命敬禮。』

全擠在小涼台裏，看着騷動後的蕭條的街。

糖果舖裏的無綫電收音機，依然在播送着那哈士·巴沙的演說辭；兩個大學生嚼着糖果，在聽；馬台西黑着臉注視他們，可是他們沒有覺得，在談着話：

『你去參加嗎？下午的集會。』

『我！——還不如去讀幾頁書。』

『他們沒有權利強迫別人去胡鬧。』

『十足的胡鬧，死了幾個人，埃及便得救了嗎？』

馬台西氣得直嚷起來，薩弗羅·帕沙敏捷地把他拖進屋裏。喀米拉向那兩個想發作的大學生扮一個鬼臉，三個指頭往埃及帽邊一碰，行『革命敬禮。』回進房裏大聲地說：

『值得睬他們嗎？那無非是兩個蠢頭，我可以用幾何證明；我們的數學教授也是蠢頭。』

馬台西黑着臉不響他認爲是被說服了於是偷偷地向克麗尼娜扮個鬼臉表示他的成功
又重聲的向馬台西說：

『一模一樣的三個蠢頭！』

『那是殖民地的奴隸教育的必然的結果，』薩弗羅·帕沙拖長着句子說：『他們在學校裏死死的讀着課本，連拿破侖的生卒年月也要背個爛熟，到社會上來，做一個馴順的上層人，直接間接的幫助帝國主義者榨取勞苦大眾的血肉。你們聽！他們還是那哈士·巴沙的所謂是愛國青年！』

『……讀書，——讀書是愛國青年的本位的……』

馬台西忿忿地碰上小涼台的玻璃門。

『滾蛋吧！那哈士·巴沙的牛皮！』

四

下午在 Al-al-zhar 大學有四千餘學生集合。警察、偵緝隊員、Kasr-el-nil 兵營的步兵包圍了學校，幾個 E 國的低級軍官騎着馬在附近巡邏。

薩弗羅·帕沙他們四個這時正在校園裏，克麗尼娜俯着身，幫助救護隊給一個受傷的學生紮繃帶，那是一個年約十六歲的中學生，閉着眼睛，微微地在喘氣，胸脯坦露着，肋骨邊還有未揩去的血迹。克麗尼娜輕輕地把他轉個身，想把繃帶打個結；他突然張開眼，兩眶飽滿的眼淚簌簌地流下來。

「媽媽！媽媽呢……」

克麗尼娜安慰着他；但沒有用，自己却也抽噎着哭了。薩弗羅·帕沙不住地把頭髮往後撻，與喀米拉相對苦笑。集合的鐘敲着，遠近響着學生們的雜亂的脚步聲。那中學生力竭似地閉上眼，克麗尼娜才輕輕地站起，向救護隊員說：

「同志！好好的看護他……」

集合地點是操場，主席台是臨時用木板搭起來的。羣衆黑壓壓的擁在台下，情緒非常激昂，

有一個絡着繃帶的學生由他的兩個同伴托着腳許多人簇擁着演說：

『諸位，諸位同志，我們埃及——諸位同志請靜一靜！我們埃及流着肥沃的尼羅河，但是飢餓比空氣還普遍地流行着。這因為富饒的棉花和穀的收穫是E國人的利益，工廠出產品的利潤，也是E國人的利益；E帝國主義者比康比斯Cambyses王，握大衛Octavian·大將更慘酷的榨着埃及人的血的緣故。多少失業的工人，一批批的被送上刑場！多少飢餓的農民，一批批的在貧困，愚昧，疾病中死去！現在那『反E』的口號和標語已像一句咒一道符似的沸騰了埃及人的血液，在達曼賀，在亞歷山大港都給我們熱烈的行動的回答，整個的埃及起來了，整個的紅海怒吼了！我們不僅要把一切不願做奴隸的埃及人團結一起，還要向印度，中國，坎拿大，……伸出同志的手來！我們要結合一切的力量，去粉碎我們的敵人！我們要用血和鐵去換得埃及民族的自由解放！』

馬台西在人羣中跳縱着，搖動着手臂，忍耐不住的打斷了那學生的話。

『我們不要聽文縐縐的話，諸位！我們要說實際的話！他們——那哈士·巴沙，殖民地的代

理走狗！跟駐埃高級委員喝香檳！……完全的獻媚！……另一方面却槍殺我們愛國的同胞！……要實際！……我們要去質問他！……鎮靜，滾他蛋的鎮靜，爲什麼槍殺我們徒手的同胞？我們要——立刻，——衝到內閣府去！……』

他一句一頓地說，說到後來，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了。羣衆嘩啦嘩啦的嚷着贊成，手抓着埃及帽在空中亂揮，有幾個甚至把帽子拋得不知下落。喀米拉把瘦猴似的臉孔裝得一股正經的，拍着馬台西的肩胛說：

『第一馬台西！』

他沒有聽見似的擠着出去，一壁喊着：

『要去的自動出來！要去的自動出來！』

望着他的搖動着的背影，喀米拉對在旁邊的薩弗羅·帕沙耳語着：

『勇敢是勇敢的，不過——也是蠢頭！』

那經濟系學生不理他，對沉思着的克麗尼娜聲音很柔軟的說：

「克麗尼娜！我也要去！」

她把頭一歪，撇着嘴。

「要死也得去！克麗尼娜爲了埃及呵！」

「我也去！」她堅決地說。

「你不能！」

「爲什麼不能？女子可以不要救國了嗎？」

「那當然的，女子也要救國，不過……不過也得顧到客觀環境，他們兇惡得像一匹狼，因爲

……」

「我不要聽說這類廢話！」

「當然……不過，不過……」薩弗羅·帕沙失去了平日說話的明朗輕快的特性，變得笨

拙支吾了，不住地用手擻頭髮。在喀米拉瘦猴似的臉上，也可以看到一種難堪的蒼白，他本想以保護克麗尼娜爲名逃脫，經她這麼一來，也只好硬一硬頭皮。深恐畏怯的神色被人察覺，竭力的

給自己張胆：

『剛巧會打死我喀米拉嗎？不！不！沒有這回事！』

又把冷冰冰的三個指頭，往埃及帽邊一碰，向克麗尼娜行『革命敬禮』表示佩服。

他總有點不高興，想找個人來臭罵一頓。這時羣衆潮水似的在他身邊擁過，去參加示威的隊伍。有誰偶然地觸着他的圓筒似的埃及帽，他怒聲的大嚷起來：

『乖乖兒！你想擠掉我的帽子！』

示威去的大隊到了校門口的時候，一長排的埃及兵擎着來福槍，刺刀在暖洋洋的亞熱帶的太陽下發光。他們往後退了一步，狂暴地喝着：

『停！』

隊伍却並沒有停，依然前進。大隊像雪崩似的衝出校門，立刻構成一片麻木的可怖的聲音：哭聲，槍聲，呻吟聲，中彈後猝倒的尖叫聲，和頭顱骨被敲破的慘叫聲。軍隊往兩傍潰退了，學生們用原始的單音，發出野獸般的勝利的吼聲；又像雪崩似的衝向大街，壯烈地呼着口號，那聲音使

屋子都要震坍了！開羅的市民們，都感到血要沸騰似的興奮，跟着嘩啦嘩啦的喊。

還沒有洗過手的印刷工人，忘了脫去工作衣的機器匠，都緊緊的挽起Al-al-zhar大學的學生們的手臂，以一致的步伐前進。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掙脫了熱熱鬧鬧的母親的手，加入了，被他的母親強硬拉住，倔強地號哭着。

被人看不起的魯卡，一個歪頭的醜陋的報販，也加入了；兩傍和他認識的主顧們像一個最親暱的朋友似的向他歡呼：

『萬歲！魯卡！』

守衛內閣府的Kasrel-nil兵營的埃及步兵，迅速地出動，包圍了示威的隊伍。阿拉伯·薩夫營長如臨大敵似的在指揮；那矮小的下埃及人的衛兵，也在把着自來水皮帶迎敵，他的長官指揮着：

『要把砲火密集敵方主力，才能發揮戰鬥力量。聽懂了沒有？蠢東西！』

『懂了！大人，要主力……』

阿拉伯·薩夫營長拉住他的耳朵，把他丟往一邊；奪去皮帶，自己來細着眼睛瞄準。那下埃及人並不覺得耳朵痛，英勇地跟他的伙伴們去搜捕反動份子去了；闖進了一家小雜貨舖子，反動份子沒有捉到，只捉了三包Made in England的上等香烟，和一件漂亮的汗衫，又往隔壁香腸店裏捉反動份子去了。

在水柱的圍擊下，示威的羣衆依然叫嘯着，怒罵着，向前突進，逼近的時候，慘劇開始了。

隊伍被衝散。喀米拉失散了他的同伴們，孤單地奔逃着，可笑的鼻子已因恐怖而變成可憐的地步了，他跑得喘不過氣來，心跳得利害，終於跌倒在電杆木傍，失望地想：

『乖乖兒！如今是完啦！……』

一個埃及兵遠遠的追過來，想站起來逃，腳已軟軟的沒有氣力，被追及的時候，一陣瀕死的絕望，使他感到裂心似的哀痛，他遮住眼睛，高喊：

『饒饒命！老阿哥！』

那埃及兵並不追過來，被一個黑臉漢子攔住扭着打了。那人就是馬台西，喀米拉怔住着，兩

條腿抑制不住地發抖，馬台西回過頭來向他怒叱：

『還不走！喀米拉！』

喀米拉才慌亂地喘息着走了。

馬台西扭住了埃及兵，狠命地打那倒霉的人，丟了來福槍，狠狠地逃了。忽然，有人喊馬台西，那聲音很淒厲很微弱，辨不出是從那方來的；他疑心那是幻覺，或者僅僅是一聲槍彈的回聲，但又確信着不是幻覺，也不是回聲。

『喀米拉！是你嗎？』

不是喀米拉，是魯卡，飲彈倒在地上的歪頭的魯卡，馬台西找着他的時候，他已不能說話了，臉色慘白，緊咬着牙齒，衣服浸在血潭裏，兩手按着被子彈打穿的胸膛，手指上塗滿了腥紅的血漬。馬台西激動地跪下去，托着他的頭說：

『魯卡！魯卡！魯卡！是你嗎！』

那平日不被人注意的醜陋的歪頭的報販，微微地張開眼，喉嚨裏咯咯響着，像有話想說，却

又說不出來，咯出一口血之後，才弱聲弱氣的說：

『我還有一個父親；在世界上，馬台西先生，他只有我一個親人……』

又一陣咳嗽，咯出了一塊濃血，他見了，眼淚水也似的流下來。四肢不自然地抽搐，手掌緊抓着頭髮。臉色漸漸地轉成平安的青白色了。他用了最後的力，掙扎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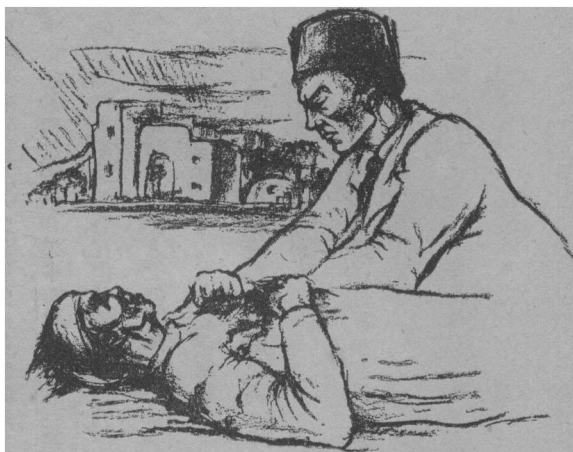
『如果你遇見他，叫他不要悲傷……先……生！禱告……禱告……真主！』

馬台西跪着，平舉着兩手，行回教徒的禱告禮。儀式完畢，那報販已經絕氣了。他親了親那還未完全冷却的額角，向死者告別：

『平安地睡着吧！魯卡！光榮的日子到來的時候，千萬人要爲你祝福！』

他剛站起想走，對面已發現了埃及兵。一陣要命的痙攣，搖撼了他的神經，待他一覺得痛，却已辨不出是那一部分，便攢倒在魯卡的屍體上。昏迷中聽見一響槍聲，和一陣猙獰的笑聲。

暴動到晚還沒有停止。



，候時的來到子日的榮光！卡魯！吧着睡地安平』

『！福祝你爲要人萬千

開羅，阿非利加的紐約，頓時變成一座死城。街上。螞蟻們忙碌着，夜風挾着血腥氣飛颺，巡邏兵和他們的影子在街燈下往來。

到午夜，從撒哈拉沙漠吹來了罕有的巨颺，月亮黯淡了，金字塔和 Sphinx 隱沒在平原裏，紅海激起了罕有的怒浪，滿載着從烏達拉戰綫敗績歸來的意大利士兵的運輸艦，往敘利亞，彈壓大馬色反帝暴動的法國砲艦，和飄着英吉利旗的二等巡洋艦，全都迎着這怒浪航行着。浪越來越兇，探海燈

畏縮地在海面上窺視，告警的汽笛嗚嗚地在哭。意大利士兵臥在甲板上呻吟，法國水兵傍着欄干嘔吐着西貢的酒和果子，盎格羅·薩克遜人的水手，也驚惶地拉着繩索。他們雖然乘着不同的軍艦，操着不同的語言，但是臨在同一的危浪裏，被同一的猜想所威脅：

『一切被壓迫的人們都要起來了！』

那風，那浪，那告警的汽笛，都在象徵，暗示那樣的日子會到來。

月亮息足在平原邊際的棕櫚林裏的時候，一艘軍艦駛進了尼羅河；E國人的砲手，轉動着砲身，把砲口對準着開羅城。

在遠霧裏躺着靜靜的開羅城。回教堂正在敲着晨禱的鐘聲。

五

在一個小醫院裏，他們找到了重傷的馬台西，這已是三天後的事情了。矮小的禿髮的醫生告訴他們，把他移到這裏來是費了不少的苦心，因為住在公立醫院裏，常有傷還未全愈，便被官

方送進陸軍監獄的事情；又說他已昏過幾次，時常咕嚕些『要實際……魯卡……克麗尼娜……』等等的膽語。克麗尼娜哭了！喀米拉默默地站在馬台西的床邊，不罵蠢頭也不向人行『革命敬禮』，已成了很陰鬱的人物了；然而那是青銅色的冷靜的陰鬱，行脚僧的堅毅的陰鬱。薩弗羅·帕沙也對克麗尼娜說過，依他的『觀點』，這因為『從事於實際生活的鬥爭，方能把自己訓練成鋼鐵樣的堅強』。在未找到馬台西以前，他重複地向克麗尼娜訴說着當時馬台西救他出險的情形，結尾時悲忿地嘆息：

『現在他死了……』

於是克麗尼娜和着嘆息，又要求他重講一遍關於馬台西的事情。

『我們大家都活着！』想到那回事情，薩弗羅·帕沙不禁失笑了，快慰地對默默不語的喀米拉說。

『謝上帝！大家都活着！』信耶蘇教的禿髮的醫生也和着說：『不過目下最要緊的是讓他安靜！』

他以『醫生的資格』勸他們離開馬台西，住在另一個房間裏。因為他的神志還在昏迷狀態中，略一興奮，怕會起急劇的變化。喀米拉耐不住住在醫院裏，要求了薩弗羅·帕沙的介紹，到一個團體裏幹實際工作去了。

時間在醫院裏，如駱駝在撒哈拉沙漠裏，永遠是平淡的緩慢的走不完的。克麗尼娜用口哨吹着埃及古歌或者流行的電影曲子，薩弗羅·帕沙低着頭寫宣傳小冊子，口裏苦吟着術語；那矮小的禿髮的醫生熱心地給馬台西調藥，打針。然而依然如駱駝在撒哈拉沙漠裏，那時間永遠是平淡的緩慢的走不完的。

醫院外是一條通Kasr-el-nil兵營的大路，常常有大隊的埃及兵，或者一小隊的E國兵拖着小鋼砲經過。

半個月過去了。那哈士·巴沙因捕殺『有礙邦交』的反動份子『尙欠努力』，另由御前大臣亞利瑪哈組了新內閣；然而仍無補於大局，各地的反E示威暴動反有擴大的趨勢，中等以

上的學校仍在無期罷課中，襲擊官署的事情，更是日有所聞。喀米拉已被捕，下在陸軍監獄裏。馬台西傷勢，一天沉重一天，在某一夜裏，他自知不起，把薩弗羅·帕沙和克麗尼娜喊到床前，對他們說：

『光榮的日子到來的時候，把花裝飾我的坟墓吧！我——我完——了！——我不能死！我還要活！醫生先生！我還有點希望嗎？』

『有希望！有希望！』醫生激動地回答。薩弗羅·帕沙望着他的深凹的眼眶裏的倔強的眼睛，安慰着說：

『安靜點吧！馬台西！』

『我要活！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要敲破那哈士·巴沙的頭，還有其他的賣國賊！但是他們活着，而我必須死去……』

他突然昏去了，臉色刻刻的轉變。醫生給他打了針強心針，到半夜時，才恢復了意識，而已不像剛才的倔強，傷感地說着他的身世，那些話是他從來不對人說的。到第二天早晨，亞熱帶的炎

炎的太陽照着金字塔頂和 Sphinx 像的石髮的時候，情形又變了，醫生不住地抓着禿頭嘆氣，看護婦跪下來，平舉着兩手，唸可蘭經的禱告詞。他眼睛已失去了光輝，低聲的吶吶着：

『克麗尼娜！你……在那裏薩弗……爲什麼我……看不見你們？克麗……尼……娜靠近我！爲什麼……天這樣……暗！』

克麗尼娜俯下身去說：

『馬台西！我們都在這裏！』

他已不會應了。克麗尼娜悲傷地哭起來，跟着看護婦唸禱告詞。

遠處響着反 E 示威遊行的口號，那聲音漸漸的近來漸漸的清澈了。他彷彿也聽見了這聲音，含着笑閉上眼睛。

薩弗羅·帕沙打開窗，聽興奮地對他的惟一的膽下來的伙伴說：

『克麗尼娜，你聽！他們過來了！』

克麗尼娜依然哭着。

『不要哭克麗尼娜假如馬台西還活着不知他要怎樣地爲你羞哩繼續死者的工作才是我們的責任，來克麗尼娜！我們去加入那隊伍吧！』

吻過了死者的額角，同聲說着：

『再會馬台西！』

就走出了醫院的大門。

一九三六，三月。

斷了軌道的列車

北平的同學們掀起了「一二·九」的狂潮，那狂潮立刻捲到了上海；這裏所記的是一二·二四那天，我們到南京去請願的事情。

一 在北站

我們一共三十六人，我是領隊，在京滬路斷絕交通的第二天，進了北站。車輛的窗口，門口，擠動着學生們的頭，向我們熱烈地鼓掌歡呼着。進了一節空着的車廂，車門口插了竹布製的旗幟：

『上海××中學學生赴京請願團。』

大家都很興奮，無論如何不能安靜下來，我說：

『坐下來！諸位！現在不比在學校裏。』

一忽兒又都立起來了，嘈雜地說着話：

『今天真開心，喉嚨都喊啞了！』

『呀！我忘了向媽要錢哩！』

『不要臉呵！要錢！——喂！大家來唱打倒××歌……』

到下午五點多鐘才開車。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北站擁集了四千餘學生。

二 機頭拋錨

到青陽港，車停下來了。比我們先開的一列車沒有了水，要我們的機頭去接濟一點；通訊員告訴我們，至多半個鐘頭，就能回來。

窗外是暗洞洞的原野，風野狗似的嘯着，兩個鐘點過去了，天下起雪來。有一個廣東同學，早

先恐怕遊行時要發生衝突，把厚重的衣服脫去，預備「打相打」

『丟他媽，看誰的拳頭硬……』

這時才知道失策了，緊靠着別取暖，人不停地問：

『爲什麼車不開呢？』

在暗淡的吹着風的燈光下，雖然什麼也看不清楚，但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他們臉凍得發紫了；我說：

『關了窗吧！』

『不冷！——靠在一塊不准，坐開好了。』

名叫王育德的平日常要諷刺人的同學，個子瘦怕冷，想去關窗門被喝住了，鎮靜地諷刺：

『要廣東人硬碰硬哩！』

代表團（列車上的主腦部）派去偵查的同學回來了，才知道機頭在半路裏拋了錨，機關手和火伙逃得無影無蹤，在田畝裏捉住了火伙，並由前面的列車裏的一個同濟大學機械系的

同學，代替了機關手的職務才把機頭帶回來

三 沒有站長的車站

午夜到了崑山站。先行的一列車在那兒等着我們，正待開動的時候，機頭突然走汽壞了，這顯然是被人故意破壞的，我們忿忿地去找站長，站上却只有一個好像睡了三年覺還沒有睡醒的站役，撩起了舊羊皮袍子的衣角在揩眼屎。

『站長呢？』

『勿曉得。』

『他什麼時候走的？』

『勿曉得。』

我們氣得發跳，他却把羊皮袍子團一團緊，又打起瞌睡來了。性躁的同學咆哮起來：

『打死這隻老狐狸！有罪我來償命！』

這才嚇醒了他，但我們終於沒有尋到站長。一個機頭拖不動四千餘人的重車，商量的結果，我們這一系列車先開，他們暫時停在崑山站，到明天去向路局辦交涉。在雄壯的歌唱聲中，我們呼嘯着，揮着手，丟着帽子道了別，隆隆地往一團漆黑的這古老國度的原野邁進。

四 一塊荳腐乾六個人喫

我幾次的對他們說：

『看情形，不知什麼時候會到南京哩！你們背靠着背睡一覺吧！或者誰講一個故事大家聽聽！』

他們不睡覺，也不講故事，連有名的吵客，綽號叫老鼠的小同學也變得萎靡不振，他詰問地說：

『夜飯還沒吃過呢！』

聽到這句話，車廂裏頓時活躍了，有的說中飯只吃了半碗，有的說被家裏人留難，賭氣不會

吃中飢有的在吹牛餓三五天是『噫哈道理』的總之這羣從來沒有嚐過飢餓滋味的孩子現在都嚐到這一種人世間的苦味了。

『餓煞哉！你呢？』

『還好，不過肚裏咕咕的在叫。』

王育德用東北義勇軍作比方，來了句刻毒的諷刺，才少有人敢喊餓了，但立刻惹起了他們的圍攻，有的攻擊他戴了熊皮帽是土豪相，有的批評他坐的姿勢是「老氣橫秋」，糾察員却不問是非的只說：

『誰再開口就是誰錯！』

爲討論食物分配問題，我去參加了代表團的會議，回來時他們還在爭鬧着。

『又是王育德嗎？』

是另一回事，有人撞見那自稱餓三五天『噫哈道理』的同學在廁所裏吃豆腐乾，經搜查的結果，還贖着六塊，於是以三十四票對一票的大多數，通過了：

『豆腐乾充公。』

一塊豆腐乾六個人吃，每人所得到的不過是幾克蘭姆，但大家很高興，這畢竟是一點食物呵！用晚餐時已近四更時分，代表團派人來分的，每人一個值三個銅子的小麵包，和兩塊餅乾。

五 水到廁所裏去喝

茶水斷了許久，大戈壁的蒙古人對於水的黃金色的感覺，我們也有了；平日以為水只要自來水龍頭一開，就可以「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有時大姆指往龍頭上一掀，把洗臉室澆得滿壁是水，被庶務員查禁時就不屑地回他一句：

『用點水有啥道理！』

這時才知道水果然是次於空氣的人類的必需品，像修道士渴慕天國似的說：

『有一杯茶喝，那多好呵！』

幾次的去請代表團設法，每次是毫無結果的回到自己的車廂裏來。

『一點茶也沒有了嗎』

『沒有了』

『水呢？』

『也沒有』

大家垂頭喪氣了。

車窗吱吱叫着，從昨夜起的風暴還沒有停止過，雪已經不落了。車在不熟練的機械系學生的管理下，以每小時行四五哩的低速度困難地前進。

誰都沒有說話，副領隊拿了鉛筆拍紙簿忙着點名的事情，他發見了綽號叫老鼠的小同學又溜走了，跟糾察員咕嚕着：

『你要負責任的！第一，人要管得牢，第二，不許他們離開原位……』

『我可不能把他們鎖起來呀！』

副領隊不回答，像發怒的樣子，撕去一張紙，捏成一團，用心地往窗外一丟，又從新去點名：

『名再點過！大家不許動……』

他是曾經在一家錢莊裏學過生意的年紀比較大的學生，做事情很謹慎又很膽小的，當選了副領隊，一天到晚只聽見他在點名。他最恨老鼠，這老鼠乘人不備，便溜到別節車裏趕熱鬧去了，在着時不是搶人家帽子當小足球踢，便是爬到旅客放箱子用的攔板上獻本領，嚇得他氣急敗壞地：

『下來！要跌死的呀！——糾察員！你一點不負責任！』

這時，那老鼠被人找回來了，我們責備着他，而他却依然興緻很好的說着他在小皮球比賽方面，幾次「得意之作」，看他那股高興的樣子，我們疑心他已經喝過水了，一問之下，他承認在廁所裏喝的。我們全不相信地罵他頑皮。笑容却無可飾掩的露在每個人的臉上。到了廁所裏，人已很擠了，那水本來是洗手用的，不衛生是不消說得，在我們却是唯一的飲料了。

六 前面軌道已掘斷了

將近蘇州的時候，一列很長的貨車擋住了去路，必須把那貨車帶到附近有雙軌的小站上，車才可以開載了過重的噸數，一口氣接了二三十輛，機頭拖着牠像挽着一個小脚的女人在趕路。

到蘇州站，已是第二天上午十點鐘，大嘴巴露着闊大的門牙的憲兵隊長和一個穿皮大衣的，走上車來，讚揚着我們愛國的熱心，強留我們吃飯，幾經拒絕之後，才沉下臉說車不准再開的話了，我們回答：

『就要開了！』

『前面軌道斷啦！』

『軌道斷也要開！』

機頭裏派人來催了好幾次，汽笛也叫過了，穿皮大衣的笑着說：

『好的！好的！好的！……』

走下車去，憲兵隊長門牙咬着嘴唇，一聲不響的跟在後面。嘩笑中呼喊中離開蘇州站，有一

節車裏唱着畢業歌不到幾秒鐘，全列車的人都應和着唱起來了：

同學們！大家起來！

担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

看吧！一年年來國土的淪喪……

先行的糾察隊，回來報告：

『前面軌道已掘斷了！』

在蒙着雪的荒野上，我們焦急地停留着。雖在日間，有的蜷曲着身子睡去了。有的却鬧架似的在辯論聯俄聯美的問題；副領隊坐在靠近門口的地方，聚精會神地在用鉛筆騰抄着同學們的名字。

七 哈嘎，哈嘎，哈嘎！



。着留停地急焦們我，上野荒的雪着蒙在

軌道修好車開了窗外飄着雪花

每人一片麵包是一餐中飯；穿着灰色布棉袍子的老實的通訊員對我們說：

『到無錫吃是不會成問題了。』

『吃麵嗎？』

『是的。』

『飯呢？』

『也有辦法。』

大家很高興，快活地想：

『假如到了無錫呵！……』

車又停了。

『爲什麼？』

『軌道又斷了！』

還沒有到澗墅關，天暗下來了。幫同去修軌道的廣東同學走上車來，臉孔凍得發紫，頭髮裏粘着雪花，在門口蹬着腳，想把泥塊和冰條弄去。

『丟他媽！鐵軌丟在河浜裏，鬼想出來的法子……』

『坐到原位去！』副領隊對他說：『沒有人在下面了嗎？老鼠呢？——沒有事情好！我再來點一遍名。』

汽笛叫着，車動了，大家露着笑容，老鼠站到椅子上，拍着手瞎喊着。

『哈嘎！哈嘎！哈嘎！……』

不久又停下來了。通訊員帶來命令，叫我們派兩個人去，大家爭着問他：

『爲什麼又不開了，什麼事情呢？』

『沒有事情！小弟弟們！——鐵橋斷了！』

八 喫乳油蛋糕的人

『我們要開歡迎會』通訊員說

『歡迎誰？』

『四個鐵路工人，從一個小站上找來的，他們幫我們修鐵橋。小弟弟們！你們想想看，我在大學裏唸了三年書，可沒有學過修鐵橋呀！如果沒有那幾位老鄉，要叫他們老鄉……』

那老實人叮囑我們。掌聲越響越近，「老鄉」由代表團裏的人陪着來了，同學們鼓着掌，我致歡迎辭，糾察員偶一虛忽，老鼠又站到椅子上，喊着：

『老鄉！』

『噯！』一個老練點的鐵路工人應着，拳頭握着破棉褂的袖口，向我們拱手；其餘的幾個張着嘴笑嘻嘻的弄得不知所措，終於學着樣，怪生硬地拱拱手。

跟着來的是那通訊員，撩着灰色布棉袍子的衣角，裏面兜着奶油蛋糕和水果，（蘇州民衆送來的，數量少，不够分配，要工作最辛苦的才有得吃。）是代表團去慰勞鐵路工人的，老鼠看得眼熱了，攔着要『捐』

『捐一塊，馬馬虎虎！』

『好！送你一塊吧！小弟要謝謝我哩！』

大家罵他不要臉，他却嘻皮笑臉的拿着給人鑒賞，還說：

『這奶油蛋糕你們想想看，是怎樣的？味道？』

『臭的！』

『不要緊！臭的我也會吃！』

王育德手舉得高過熊皮帽，（他舉手向來是不死不活的彎成八十度，）提議要充他公；老鼠急得一口送進嘴裏，帶吃帶說：

『充公！不怕！今天比踢小足球還開心，……我又記起一樁事情，那次要是我做中鋒，還可多贏二分，有一脚，真可惜！——王育德帽子借我用一用！』

那諷刺家氣上加氣，認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揚揚瘦拳要動武，坐在門口的副領隊急得對糾察員直嚷：

九 □□□□

從蘇州到無錫本來是一二小時的路程，車開了一日一夜，還是誰也不能料，什麼時候能夠到達。從一個小站上傳來了憲兵司令部已遷到無錫的消息，各種可能的猜揣，使我和副領隊都大大的擔心。

『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

『代表團的意見怎樣呢？』

『抱最大決心，繼續前進。』

他沒有話說，瞞着我以老鼠不受他管束爲理由，向那在結堅冰的夜路上，爲找尋螺絲釘而跌傷了的廣東同學遊說，想把副領隊的職位讓給他，我平日言論激烈，他堅持要代替我出席代

表團會議，其實，我也並不比他勇敢，在贊成到無錫後中止前進的提案裏，也在畏畏縮縮地哼一聲附議。

通訊員不斷地傳來命令，糾察員全部動員，我們的一個也調到總隊裏去了。又高又大的糾察大隊長，不知從那兒弄來了一根童子軍棍，西裝大衣全脫光，穿着件運動衫，歪戴着呢帽，跑四百米似的從我們這節車裏跑過。代表會是隔一小時開一次，第一次的議決案，第二次全部推翻，開第三次時，代表有更換了，又把第二次的全部否決，追認第一次的議決案……

我弄得不知怎樣辦好，跑到別節車裏去找一個三四年沒有見面的同鄉，他是我所認識的惟一的別校的同學：

『我平日言論很激烈，但是，我也有苦衷呀！我們校裏都是小同學，萬一出了一事情，我覺得良心上很對他們不起，良心上……萬一……我平日言論是激烈的，但是，但是……』

『不要擔心，』他回答，『我正想來找你，還想介紹個人給你，跟我來吧！』

穿過了幾節車廂，他指着一個穿黑西裝的輕聲對我說：

介紹了一翻，我的同鄉走了。我們靠在車門的窗上，他用白手帕掀鼻涕，眼睛緊釘着門口，話在手帕裏說：

『車上有反動份子，他們把持着代表團，許多同學餓得病倒了，憲兵已有二千開到無錫，他們還不肯回上海，咳哼，咳哼……』

有一個糾察員過來了，他拼命咳嗽，把白手帕放進衣袋裏去：

『到無錫想買瓶阿斯匹靈……雪景倒不錯，你看，那屋——他們很注意我，不能多說話，再會到無錫我們是有辦法的。』

十 合唱

爲解決到無錫後的行止問題，代表團議決由全體同學公決。我把各種利害關係和困難情形告訴副領隊，他是膽小的，在消弭羣衆熱情方面是個能手，他說：

『第一，我們沒有吃的，沒有喝的，這不是辦法呵！第二——老鼠不許吵！形勢這樣緊張了，你還要吵！第二，當局是絕對不許我們到南京去，恐怕，恐怕，我也不必說了……』

裁開紙張，分給他們，開票的結果，完全失敗，一定要到南京去的佔大多數，他認為是老鼠王、育德和那臥倒着的廣東同學，存心跟他倒蛋，急躁地大罵：

『跟我搗蛋！跟我搗蛋！一點也不負責任的，隨隨便便的瞎寫！』

同學們劇烈地責難他，秩序亂得很。我把表決票帶到代表團裏去，總計算的結果，贊成到無錫後車繼續開的佔絕對大多數。回來時，一路上聽見大學生們半帶戲謔半帶認真地合唱着：

『我們——要到——南京去！』

『我們——要到——南京去！』

那句合唱也傳染到我們的一節車裏來了，喊聲更響亮，夾着笑聲；副領隊在打瞌睡，聽見我的脚步声，瞌睡醒了，忿忿地通知我，以後他不負責任了。

遇見那穿黑西裝的，他不住地用白手帕抹鼻子，皺皺眉頭說：

『情形很不好』

十一 茶可以儘量喝

第三天的中午到無錫，代表團傳命令給糾察隊：不許任何人下車。機械系學生用油污的手握着皮帶加水，糾察隊員忙着把民衆的慰勞品裝上車去。通訊員笑嘻嘻來對我們說：

『今天我們要用一頓豐盛的中餐。』

車開了，沿路有憲兵。

同學們快活地在用『豐盛的中餐』，每人一袋早茶餅乾，一隻橘子，一粒糖，茶可以儘量喝。但那快活是不長久的，離開無錫站不到二三哩，車停了。通訊員把項圍纏在腰上，灰色布棉袍子已有一處被撕破，他沒有覺得，神色慌張地帶命令來：一，開代表團緊急會議；二，糾察員在總隊集合。同學們問他，他若無其事地回答：

『用餐吧！沒有事情！』

十二 把後面的軌道也掘斷

爲免避顛車的危險，先由一部小搖車載着一小隊糾察隊去察看路軌，後面列車跟着慢慢地開；召集緊急會議，便爲那小隊糾察隊被捕的事情。代表們很激忿，派了三個同學回無錫去辦交涉，又遣了幹練的同學往前面去探看情形。

在冷僻的荒野上，列車停了三四個鐘頭，天漸漸暗下去。去探看情形的同學回來了，帶來了不好的消息：二千憲兵和斷了的軌道。代表團通知他，不要把這消息洩露出去。

電燃亮了，夜風吹着池塘邊的樹木悉率悉率地響。去辦交涉的同學們還沒有回來。

『不會回來了！』

大家都這樣想。

代表團不斷地開會，代表一更換，議案也更換；有人贊成暫時開回無錫去，反對的噴着口沫提原則：

『只有前進沒有後退』

『話是漂亮的，不過軌道斷了呀！』

『去修！』

『有憲兵。』

『也要修！』

主張暫退的威脅機械系學生把車子開回無錫，反對的呼喚着衝下車去，把後面的軌道也掘斷。車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兩傍是冰凍的池塘和暗洞洞的荒野。副領隊嚇得不會說話了，偷偷地對我露口風，想逃回無錫去，但下面有巡邏着的糾察隊和代表團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離開列車。』

於是，他默坐在靠近門口的地方，在拍紙簿上瞎寫着字消遣：

『命也，運也，救國放屁，生死由命……』

又忿忿地把紙撕得粉碎，往窗外一丟。

十三 封鎖

夜深了，窗外漆一般的烏黑，遠遠的叢林裏有一點紅光，那是憲兵們的機頭，正在燒着融融的煤塊。

學生們黑着臉從我們這節車裏來往，都帶着一個偵緝員的或者發生慘案後的警察的模樣。通訊員脫去了布棉袍子，僅穿着絨線衫。好心心地對我說：

『你們小同學，嚇不起的，不許他們經過吧！等天亮，就想開到常州去。』

穿黑西裝的從軌道傍上來，咳嗽已痊愈了，喜歡用白手帕的習慣還沒有改，一忽兒抹了鼻子，一忽兒揩着額上的汗粒，快活地說：

『在天亮之前，我們可以回到上海了！你看：那紅紅的就是機頭，上面還有××大學的教授，

……』
我不回答，頭暈，對副領隊說。

『把車子封鎖起來』

四個人管一扇門，輪流換班，任何人不准睡覺。敲門的人是不大斷的。

『開門！』

『不能開門！』

『爲什麼？』

『沒有理由！』

半夜裏，窗外響着沙沙的脚步聲，偷偷一望，是數不清的憲兵，我們被包圍了，通訊員忽忽跑來傳命令。

『把窗子和門都把守起來！』

機頭嗚嗚叫着，偶有一二聲尖利的鎚子敲着鐵軌的聲音。

十四 下來啊

車開回無錫天已微微的有點亮。速度過甚，在叉軌上劇烈地一撞，跌傷了十多個人，車開不動了。有人跳下車去，狂呼着。

『下來啊！下來啊！』

『不要下去，』我對他們說。『要聽我的話。』

有人跳下去了，我喝止着，又有人跳下去了。終於，騰了一列空車。秩序很混亂，我們整了隊，加入大隊，到無錫街上去作反×示威遊行。臉色嚇成石灰似的副領隊認為有立刻點一遍名的必要，我說：

『點一點人數吧！』

他仔仔細細點一遍，缺了一個，不知所措地驚叫着：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再點過。』

結果缺了兩個，點第三遍，又多了一個：

『三十七，我頭都攪昏了，還有一個那兒來的呢？』

『乘飛機來的，副領隊，』王育德回答。

大家笑了，站上的憲兵詫異地看了我們一眼。

十五 在夜色迷茫中下了車

回上海的車輛準備好了，學生們叫囂着不肯上車，有人在演說，玻璃窗不斷地被擊碎，憲兵司令部送來的橘子，饅頭，被學生們拋垃圾似的棄在地上，竹籬也踏得癢癢的拋在車身下。

車開了，速度很快。三個鐘點可以回上海了，雖然來的時候足足挨了六十小時。一路上，整個列車響着雄壯的歌聲，那廣東同學閉着眼睛，靠在王育德的背上，發呆似的無休無止地和唱着。

我說：

『停了吧！』

『要唱。』

『有什麼用呢？』

『憤恨呵！』

老鼠一直忙着跑來跑去的搜羅茶杯，掛衣鈎，裝着車行時間表的鏡框，一股腦兒丟到窗外去。

與我們同節車的是某大學的十多個女學生，有一個我在代表團裏時常遇見的正在沉痛地演說，我們校裏的同學們也圍攏去聽。我低着頭坐在離開她的最遠的一個座位上，心裏痛苦得很，常爲突然而來的一陣尖叫，責罵，嚇得心勃勃地跳，彷彿有人來打我來了。副領隊來同我討論點名方面的事情，老鼠從大學生們手中『捐』來了大批糕餅來請我客，我氣得拚命敲茶几：『讓我安靜一會，對不起！』

女學生們抽噎着哭了，那演說着的用粗嘎嘎的男子的聲音喊着：

『我們要奮鬥到底！奮鬥！奮鬥！……』

通訊員來同我們告別，灰色布棉袍子穿起來了，圍着項圍：

『小弟弟們！我們要分別了！』

到南翔站，在夜色迷茫中，下了車，天落着悶人的細雨。

一九三六，九。

韻子

我們第一次看見韻子，是在開學後兩個星期。

學期開始才不久，我們級裏一個新生也沒有，幾個老同學仍聚在一起，雖覺可喜；但沒有漂亮的異性同學進來，很使我們掃興，音樂家勒西說：

『諸位，我們的「級幸」不佳呵！』

勒西讀過幾本前進音樂理論書，所以他主張音樂與社會是不能分離的，還讀過悲多芬傳，

動輒問人：

『你讀過羅曼羅蘭的悲多芬傳嗎？啊啊！這本偉大的書非讀不可！』

他很懶常常不穿襪子，手插在袴袋裏，高聳着瘦狹的肩胛，到各個教室去巡邏，回來時，揀弄着長頭髮，對我嘆氣：

『老谷！這學期够寂寞啦！』

這句話，直到我們級裏來了個穿藍布旗袍，白襪，粗劣的黑牛皮鞋，頭髮剪得很短，路走得很響很快的女孩子，才不再提起了，那便是韻子。

韻子很樸素，像從鄉間出來，還不久，她不大喜歡都市生活，有時校裏開遊藝會，也懶得去看，參加更不必說，勒西還爲此碰過一個釘子：

『韻子！下次的遊藝會裏，請你參加歌舞！』

『我看還是你來吧！』

『我？怎麼成呢！又瘦又長，叫我跳柴另舞嗎？而且，男子跳舞，多丟臉呀！』

『女子不會丟臉的嗎？』

韻子睜着大眼睛，厲聲詰問。那音樂家聳一聳瘦狹的肩胛，手插在袴袋裏，朝我們看看。我們

拍着手狂笑，雖然笑着，對韻子却起了一種尊敬的意念；這種意念到將近九一八五週紀念日的前一星期，在紀念週上聽了她的演說，更深刻的印上心裏了。

每次集會，學生跑上台去演說，是被認為『鴨屎臭』的。穿學生裝以不抽紙烟自豪的校長先生，報告了已接到在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那天不准罷課遊行，集會紀念的命令，他說：

『集會紀念有什麼意思呢？難道你們開了個紀念會，日本人就嚇退了嗎？你們不要受人利用，別人紀念九一八是有背景的……』

於是，司儀的書記先生沙着喉嚨喊：

『演——說！』

會場裏脚步聲沙沙響了，同學們根據習慣，知道演說是散會的冠詞，趕緊走呀！於是推的推，擠的擠。意外地韻子跑上台去，慷慨激昂地來了番演說，結尾時悲忿地喊：

『中國還沒有亡！……中國還沒有亡呵！……』

同學們也興奮地跟着亂喊：

『我們要紀念九一八！』

『我們要紀念九一八！』

有的感動得哭了，一忽兒伸懶腰，一忽兒打瞌睡的校長先生耐不住起來呵叱：

『我不是答應你們下半旗嗎！』

沒有人聽他，散會後他對我們一級的幾個人說：

『你們不要同韻子接近，她是有背景的，一個人借房子住在校外，已不像一個女學生模樣了；而且功課也不好，聽說還抽紙烟的！』

他把抽紙烟三個字說得特別響，還嗤嗤地冷笑。

韻子正在和我們計劃出一張九一八特刊的壁報，她字寫得很生硬，而且也並不好，一定爭着要由她抄寫。有時，已放晚學了，天漸漸暗下來，她還在課室裏，曲着身子，面龐埋在烏黑的頭髮堆裏抄寫着。

『韻子！手酸的呢！』

『不！』

『明天抄吧！』

『不！』

她性格很剛愎，無論怎樣說是不聽的。爲了我的一篇小說，還跟她爭得面紅耳赤；那篇小說是預備登在壁報上的，她讀了一遍，高興地說：

『你很有寫作能力，努力吧！小鬼！不過憂鬱情調太濃，這點不對！我們不需要憂鬱，需要憂鬱的是另一營壘裏的人們！』

我向她解釋：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而憂鬱是我們這一羣沒落下去的小布爾喬的最本質的基調；她却狂暴地槌桌子：

『不！我們不需要憂鬱！』

話雖是這樣說，她自己常陷在難以排解的憂鬱裏，本來她抽紙烟有個習慣，抽了半枝就抹掉火，或者遞給我們抽，還不好意思地罵一聲：

有時，黃昏來了，弄堂裏吹着冷寞的風，雨淅淅瀝瀝地落着；她就接連幾枝地抽着，流着眼淚：

母親，你有慈愛的眼睛，

你有一顆愛我的心！

雨敲階石的秋天，我想起你！

我哭着哪，

在那異鄉的黃昏！

那時，夏天過去還不久，接連落了幾天雨，才漸漸的有點秋意；她母親却連冬季的新衣也托家鄉的便人帶出來了，還千叮萬囑地告訴那便人，叫他傳言韻子，要她回去一次，只要一次，即使住半天也好，能够再見她一面，死也瞑目了。

那便人走後，她夜飯也不吃，頭蒙着被睡了。我們因乾坐着沒趣，向她告辭，她從被裏鑽出頭

來說：

『明天我要走了！』

『回家去嗎？』

『是的！我耳朵很熱，小時候媽常說，耳朵熱是有人在掛念着你了。現在掛念着我的還有誰呢？還不是她嗎？她最疼愛我，而我負氣出走，已三年沒有回去了！』

第二天，依然穿着藍布旗袍，白襪，粗劣的黑牛皮鞋，到校裏來上課；同我們爭論着青年們的任務問題，中國目前的危機問題。她一定要爭自己對，狂暴地槌着桌子。雖然爭得兇，但我們跟她感情很好，常到她的住所裏去；連起初抱着敵對態度，宣傳壁報上有別字的勒西，到她那裏也去過了，回來時高興地對我說：

『我們談了許多話，討論到許多問題……啊啊！她是個頭腦很清楚的女子，也主張音樂與社會是不能分離的啊！我興奮極了！她說：「你爲什麼不寫一篇關於國防音樂的論文呢？」我這懶蟲！我現在要寫一篇國防音樂建立諸問題，到九一八特刊的壁報上去登。明天我還要到她

那裏去，有許多問題要討論！

第二天，他穿了雙襪子，從床底下破皮箱背後尋出來的，揉得很皺，襪底裏黏着灰塵，我說：

『頭髮也撻一撻吧！』

『唛！』

他嘲笑我，逕自把一本悲多芬傳，挾在脅下，預備借給韻子看的；兩隻手往袴袋裏一插，聳着瘦狹的肩胛，急急地走了。

在韻子那裏同學很多，我們正在計劃在九一八五週紀念日那天發動一次反日示威遊行，各級代表，常偷偷地溜到她那裏去開會。

這消息校長先生也知道了，他喊了我們去。

『那麼，你們是什麼背景呢？』

『沒有背景的！』

他嗤嗤冷笑。

「你們跟我搞……」

立刻就開除你！

王耀祖溜走了，

「國不許愛，鼻……」

「不准多講！」

「你沒有資格！」

韻子漲紅着臉，

「開除你！開除你！」

校裏情形很混……

傳達室裏，每天和禿……

校長先生雖答……

滿的前一天，頹喪地……

『一點也沒有辦法嗎？』

『有什麼辦法呢！』

她不響，抽噎着哭了。

第二天，韻子來得很遲，臉色很蒼白，我們像一羣羊似的被趕進一個課室裏，每人面前放着一張油印的悔過書，校長先生一張張的驗看過，忽然發現有一張沒有填的。

『誰沒有填？』

『我！』韻子顫聲承認。

『我曉得你是有背景的！一定要悔過才行！』

『悔什麼過！』

校長先生把那張悔過書強橫地塞在她的手裏，她拿來撕得粉碎，生氣地走了。他急急地追出去，已來不及，於是把那跟尖下頷的警察下着象棋的老門房申斥了一頓；立刻寫了兩張佈告，一張是韻子開除學籍，一張是門房罰薪兩元。那禿頭的老門房，剝着花生米喝燒酒，喝得臉孔血

『要罰我兩塊錢！我要養老婆養兒子！我做過念年門房！前清時候還在縣衙門裏當過管事！』

並從洗臉盆裏掏出了牙刷杯倒着燒酒，強要請那警察的客：

『老弟！一會相見二會熟！我是拚出打鋪蓋滾蛋，酒總是要喝的！象棋總是要下的！……』

韻子被開除後，不久就生了病，住在一個小醫院裏。

那時像暴風似吹起的一二九救亡運動，差不多已被壓平了。被風雨所剝蝕了的敦陸邦交令的命令書，已換上了新的，在上海華界的幾條大街上，和『包醫梅毒』的傳單及『今日舉行無遮大會』的電影廣告，一同貼着。報上也永遠是沉悶的消息：興中公司日方投資由一千萬元增至一萬萬元，綏東危急，日機飛往該地觀賞『秋景』，走私，販毒，演習和帝國武官的膺懲支那論，……

勒西賭咒不看報紙，課一退就唱桃花江：

桃花江是美人窩，

桃花千萬朵，

比不上美——人——多！

同學們圍着笑他，因為他不穿襪子，細長的袴管下露出骯髒的腳踝骨；好事的拍着手逗他：

『好！好！音樂家再來一曲！』

他更高興了：

桃花江是美人窩，

美人千萬個，

不愛別人愛上了我……

有時却對我嘆氣

「老谷要糊塗也不容易，我看了報就生氣，你知道吧，瘦的人是容易動肝火的！我想到醫院裏去望望韻子，跟她談談，但是談什麼呢？談桃花江怎樣唱法嗎？……」

鄭克德對他很生氣，說他腐化了，校長先生却漸漸的看得起他：

「勒西！你現在思想進步了，不過喜歡音樂的傾向，我不贊成，雖然音樂對民族復興也是有用的；你要注重數理化，我是贊成科工救國的，科——工——救——國！」

校長先生用食指敲桌子。這時，那老門房送信來，把信喪氣地丟在桌上走了，嘴裏輕聲咕嚕着：

「象棋總是要下的！」

「門房門房！」校長先生喊：「你爲什麼響也不響的？要說一聲：『校長先生！有信！』這點規矩也不懂嗎？」

那老門房回頭白了一眼，摸摸發亮的禿頭回答：

『我做過念年門房，前清時候還在縣衙門裏當過管事！』

鄭克德一股正經地通知他：

『喂！門房！明天九一八，下半旗！』

『曉得！曉得！曉得！——小校長！』

『通知通知你，要看你臉色！現在籃球總可以拋的！』

鄭克德描準那老門房的禿頭。

朋！一球彈，老牛在旁邊拍手：

『好！二分！』

清早晨，那老門房下了半旗；在誰也沒有覺得時候，又昇到旗桿頂了。

下午，小東門聽說有紀念九一八遊行，被警察毆打，釀成了慘劇，受傷的有一百多人，大部份是婦女。鄭克德神色慌張地回來，偷偷地告訴我，他是參加這次遊行的：

『他們打得真兇……你不要說出來，校長先生知道了要開除的，我們逃進兩傍的店舖裏，』

還要被拉出來打有一個女同胞被槍托敲破了頭顱，血沿着頭髮直流下來，她用手去摸了一下，嚇得大聲慘叫：

「血！血！血！」

但是他們還要圍着再踢她幾腳，罵：

「自己不識相！」

「可以上四馬路當野雞呀！」

聽了這些話，心裏很不安，想到醫院裏去找韻子；但那老門房今天管得特別緊，勒西正在跟他吵：

「老頭子！我們又不是坐牢監！」

「校長先生的命令，不能出去！」

「老牛怎麼放他出去的？」

「他……他蠻不講理的！」

校門外是馬路，行人道上站滿了人；看慣了日軍演習的市民們正在好奇地瞧日本商校學生的紀念九一八的武裝遊行。胆小的警察拚命地驅逐着瞧閒的人們，市民們很不平，於是細着喉嚨向他們解釋：

『多看幾眼，日本人要發脾氣的！』

勒西對我嘆氣：

『老谷要糊塗也不容易！看到那股樣子，我就要生氣……』

到星期日，我在一個小醫院的三等病房裏，看到了韻子，她臉色更憔悴，在那大而神的眼睛裏，依然存在着倔強的氣概。蓋着白被單，床邊擺着報紙和藥水瓶。

『這幾天又想念起媽來了，假如她知道我病着，不知要怎樣地難過哩！』

『回家去罷！』

『不！』

『比流浪在外面強呀！』

「我情愿在外面流浪到死，我的哥哥看見我就皺皺眉頭問：『你讀了書預備怎樣呢？』父親呢，爲了求學，跟他鬧過好幾次，他們不供給我學費，我用的錢都是媽的一點私蓄，和向親戚家借來偷偷地匯給我的。她在這吃人的封建社會下，受了一世苦，我不能幫助她，反而使她受更多的痛苦！但我總有一天要爲她復仇！爲我自己復仇啊！……我恨呵！」

她不響了，面龐貼着枕頭，閉着眼睛。

病房內很靜，外面有人在悲慟地哭。

韻子突然拉去白被單問我：

『救亡運動就這樣的被撲滅了嗎？』

『有什麼辦法呢？』

『在九一八那天，你們一點表示也沒有嗎？』

『滿街巡邏着警察，三道頭，包打聽，中國人是不許救自己的國的，韻子！你忘了嗎？』

我高聲地說。她咳坐着，手苦悶地摩弄着胸部；過了長久，拿過一張報紙來看，又把牠撕得粉

碎，歇斯底里地喊：

『中國！我不願你亡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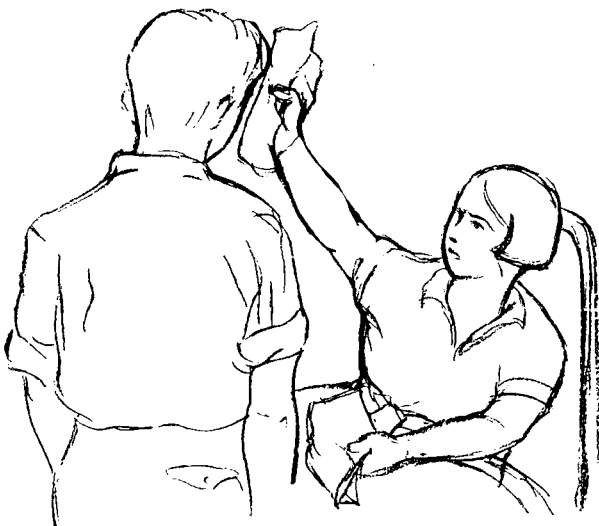
『韻子！爲什麼你變得這

樣焦躁！』

我埋怨她，她拉着白被單

遮住眼睛，抽噎着哭了。

一九三六，十月。



『！呵亡你願不我！國中』

在甘泉旅店

還沒有到目的地，太陽已經落了山，我進靠近大路的一家旅店去。說是旅店，在南方人看來，實在太不成話兒，一間破陋的窰屋，裏面住着一個患氣喘症的老頭兒，算是老闆，也算是夥計，那就是——一切。

『老闆這裏是延安地界了吧？』

『不甘泉縣。』

他給我端正好了被褥，乏力似的，坐在牆角條凳上喘氣。

風來了。板窗「呀呀」響，紙在空中打滾，黃沙像浪一般的捲進窰屋裏來；老頭兒氣喘得更

利害，手抹着吹進了沙的眼睛喊：

『先生！關住窗！關住窗！』

窗關住，窗軸還在噤噤咯咯叫。我想把門也關起來，意外地進來了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人，穿着銅鈕扣的呢制服，頭髮黏滿了沙粒，籃球鞋也全是沙，困倦地把一隻小皮箱往地上一丟，獨個兒咕嚕着：

『喔！好大的風！——老闆要一盆水！』

天暗下來，是晚上了。

屋外風鳴鳴叫着，煤油燈的火不住地搖晃。那學生，到後來我知道是姓張，可是沒有問名字，其實又何必知道名字呢？我們今天相見，明天便得分別，而以後又不知什麼地方才能再見？當我們用過了那患氣喘症的老闆做的條麵，他不倦地談着，關於他的許多事情，在那荒涼的甘泉酒店，在那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一個發風沙的晚上。

『我從上海來的，先生！我已跑了好幾千里路了。想到明天就可趕到延安，今夜簡直睡不着。』

聽說在那兒受兩個月的訓練，就將開拔到山西河北前綫去。我要肩上來福槍，掛上幾排子彈，
哈！

他笑起來，笑得很天真，但也有點陰鬱，把聲調放低了：

『可惜瑞姊已不能看到我，如果她看到我，一定會高興得笑起來！』

『二弟！過來！過來！讓姊姊瞧……』

瑞姊的笑是那麼地可愛。你沒有見過，但我們在嘉興讀書的時候，全校的同學都認識她，都會告訴你，瑞姊是怎樣地笑的。跟瑞姊同級，一個叫「詩人」的同學，曾在壁報上發表過這樣的幾句詩：

你的

明朗的笑，

就是在夢裏，

我也會記起。

雖然後來那「詩人」紅着臉辯白：

「我不是說她！這是你們的心理作用！心理作用！」

但我們都明白，他所寫的是瑞姊。嘉興陷落後，學校給敵人放火燒掉，同學們也就烟消雲散，那「詩人」呢，跟着一枝軍隊，不知開拔到那裏去了。

我們兄妹三個人，大哥在清黨後，坐過幾年牢，後來生肺病死在醫院裏；所以，事實上，只有兩個。每天穿過熱鬧的嘉興市街，一同上學校，上燈火，又一同回家。星期日，如果月亮好，就往鴛鴦湖去蕩船，瑞姊愛說笑：

「二弟！給姊姊唱隻歌！」

「不高興！」

「有代價的呢！你唱一隻，姊姊給你介紹愛人。」

我臉嫩，打她。

在詩一樣的嫩黃色的月亮下，露出貝壳似的可愛的牙齒，她笑起來，那笑我到現在也不能

忘記。」

突然，他用手托住了頭，閉着眼沉思。坐在牆角條凳上的老頭兒，流着眼淚咳嗽；窗軸噹噹咯咯響，屋外風依然在發着。

「你們就一直住在嘉興嗎？」

「不，戰事爆發後兩個月，我們逃難到上海租界裏，瑞姊忙着在傷兵醫院工作，很難得回家來。到大場失陷，國軍準備西撤，整個上海陷在恐怖與混亂裏的某一天，瑞姊從醫院裏打電話來，叫我去。

她一看見我，緊緊地握住我的手。

「二弟！二弟！你來了……」

沒有說下去，手握得更緊，臉色蒼白莊嚴。

醫院門口秩序很亂，救護車像一羣被趕得沒路可走的豬似的亂叫。

一輛卡車飛也似的馳過，車上全是年青人，瘋一樣的喊着保衛大上海的口號。

一個女看護興奮地跑過來，小聲告訴瑞姊：

「是別動隊！……到真茹去參加巷戰的……沒有槍！每人發兩枚手榴彈！」

傷兵源源不絕的從醫院裏抬出來，裝上救護車；傷兵們倔強着不肯上車，搖晃着拳頭粗野地喊：

「我們不願撤退！不願撤退！」

有一個傷兵從担架裏爬起來狂叫：

「我要上前綫去！我要……」

抬担架的喝住他，他就昏睡着，像小孩似的嗚嗚地哭。

遠處，砲吼叫着，天空堆滿了烟凝成的烏雲。

三十多架敵機在租界外盤旋轟炸。

轟！拖着彈片爆裂的尾聲：咯咯咯咯。先生！那聲音，叫人聽了像刀挖一般地疼。瑞姊放下了手，沉痛地說：

「上海守不住，我們救護隊也準備跟着撤退。」

「你也走？」

「爲什麼我不該走呢？」

「想一想母親吧！瑞姊！」

「你以爲我不愛母親嗎？一個女兒是比兒子更懂得愛母親的！二弟！我是中國人！中國正在遭受着敵人的屠殺與蹂躪！螞蟻也愛牠們的國家，爲什麼我該躲在家裏！再會！二弟！」

她再一次緊握住我的手，手有點顫抖。並告訴我哄母親說她上漢口唸書去了，趁最後一班滬杭車，來不及向家裏告別。又給我一張照片，留作紀念。我走了，她在後面喊起來：

「二弟！二弟！二弟！」

「什麼？」

「不！沒有什麼！去吧！」

接着，松江，嘉興，蘇州，無錫……相繼失陷，而瑞姊的救護隊呢，也不知開拔到那裏去了。」

他不說下去，陷入沉思裏，映着蒼黃的燈光，瘦弱的臉，神色很慘澹。這時，從遠處傳來了雄壯的也帶點悲涼的歌聲。聽不懂我們的話，坐在牆角條凳上打瞌睡的老闆，醒過來，揉着眼睛告訴我們：

『是學生。先生！每天有的，每天，聽說是上延安去的，這樣的風沙天，啊！怎麼走的呢？……』
歌聲漸漸地近過來：

莫依戀你那破碎的家鄉，

莫珍惜你那空虛的夢想；

按住你的創傷，

挺起你的胸膛！

爭回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

老闆去開了門，他們一夥兒湧進來，全是學生模樣的青年人。

『此地宿一夜吧！』

有一個帶點無錫口音說，但立刻被人反對了。

『不！我們已跑了好幾千里啦！現在延安就在眼前，天亮之前可趕得到！』
穿着草鞋，臉上酒刺很多的一個學生，接上去高聲喊：

『同志們！我們要衝破黑暗！往前挺進！』

『贊成！』

其餘的哄笑着附和，有的還舉手，一個最矮小的却舉兩隻手，不死不活地嚷：

『我舉兩隻手！王均舉四隻手！』

一個叫王均的又長又大的老實人，紅着臉噤咕。

他們又一陣大笑，笑聲中衝出了宿店。

迎面捲進一股狂風，夾着沙粒，患氣喘症的老闆咳嗽着，索索地抖：

『爲什麼這樣大的……大的風！』

我使勁關住門。那羣學生還在黑暗中，高聲說笑，臉上酒刺很多的一個又在那兒喊了：

『同志們！我們要衝破黑暗……！』

『衝啊……！』

不久就淹沒在風聲裏。

屋子裏靜悄悄的，在那種情況下，最容易使人引起懷念的心情，我說：

『她一直沒有信來嗎？』

『沒有！自她走後，我們便過着一連串的不安寧的日子。母親日夜的思念着瑞姊，有時變得有點歇斯底里：

『爲什麼要上漢口去呢？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我的五歲的侄兒小阿平，也跟着纏不清。大哥故後，嫂子他走，他從小就跟瑞姊睡的；常是眼淚汪汪的，這樣也不要，那樣也不要，只是吵着：

『我要瑞姊回來……！』

而跟我們從嘉興逃難出來，我們的老女僕吳媽呢，記性變得很壞，喫飯時老是多備一付碗

筷。

「吳媽碗筷多一付啦！」

「噢！我忘了！瑞姑娘已不在！」

剛喫了三四口飯的母親，臉色陡然有點變，還未喫滿半碗飯，就不喫啦！

元旦過後，瑞姊才從湖南寄來一封信，只簡略的幾句，說她已升為護士長，不久將往鄭州，遣派到平漢戰綫去。

有時，我們已經睡了，小阿平又無緣無故的提出那問題來：

「瑞姑呢？」

母親不響，給引起了心事，整夜的不睡。睡在地板上的吳媽也翻來覆去的睡不去，嚷着：

「在嘉興我還有隻梳頭籃沒有拿出來，有一個木梳還是新的！一定給東洋出老搶去了！」

「出老」這新名辭是她在小菜場聽來的，上海人罵人叫「赤老」，她一學便學成「出老」。

我告訴她：

「東洋兵是不會看中你的梳頭籃的！」

「要的！要的！東洋出老什麼都要的！」

就這樣，一直吵到天亮。先生！我們過着這種不安寧的日子！天亮了，小阿平醒過來，執拗着要瑞姊給穿衣服，吳媽哄他：

「瑞姑給你買蛋糕去了！」

「買多少？」

「你要多少？」

「五百！」

「好！叫你小叔寫信去阿平，蛋糕要五百！」

小阿平就服服貼貼的穿衣服。這樣看，好像吳媽事情處理得很好；但並不到喫中飯時，吳媽想念她的梳頭籃想昏了，又多備了一付碗筷。

後來，吳媽從小菜場裏聽到了敵機轟炸漢口的消息，這又把母親急壞啦。她立刻要我寫快

信，叫瑞姊回來。她說：

「你這樣寫：我活在世上的日子有限了，我只有她一個女兒……」

我心裏想，無論怎樣寫都沒有用，橫直信是寄不到的；但她偏要我在信封上加一句「萬勿就誤」，又要我打上幾個圈，我厭煩起來：

「打幾個圈有什麼用？」

她埋怨我，說只有瑞姊肯聽她的話，於是更想念瑞姊了；而吳媽又急得什麼似的從灶披間裏跑出來：

「我記起來了！記起來了！我還有雙鞋面布……」

母親迎頭給她一個沒趣，就受了委曲似的回到灶披間裏去；灶披間窗外站着幾個癩三要餓，她開出門去罵：

「出老！」

二月來了，天氣漸漸暖和。我預備在上海進學校，每日在樓上弄功課。一天，母親流着淚跑上

來，說她不相信瑞姊在漢口讀書；舍鄰們告訴她，現在有許多男女學生，借着讀書的名目，偷偷地跑到戰場上去。到第二天，不幸的事情終放來了！瑞姊寄來了這樣一封信。你願意看嗎？這信藏在身邊，我要永遠藏在身邊。」

他解開呢制服的銅鈕扣掏信。

屋外風已停止，夜已經深了。患氣喘症的老闆，在睡夢中說着嚙語。

信寫得很潦草，在昏暗的煤油燈下讀起來頗費力：

『親愛的二弟！

寫這信的時候，我是在河南省的一個小鎮上。昨天我們擬用救護車載一批傷兵回鄭州去，雖然懸着紅十字旗，在半路上却遭敵機轟炸，和我同去的兩位女護士及幾位受傷的忠勇士兵俱殉難；我雖不死，但亦不久於人世。這事情你無論如何不要告訴媽。

親愛的二弟！現在我們三兄妹只贖你一個了，媽也是可憐的，不要離開她。我巴不得再見你一面，可是已不能夠了，不能夠了！……永別了！親愛的二弟！

爲祝福我們這受難的國家底明日的勝利，我們遙遙地握一次最後的手吧！

瑞

我把信還給他。他悲憤地接下去說：

「當時我接到這封信！啊！先生！我的心裏要爆裂出火來！但淚也禁不住流下來。我從抽屜裏尋出了瑞姊的照片；照片上，瑞姊依然在笑着。誰殺害了我的瑞姊？誰殺害了我的瑞姊？我要爲瑞姊復仇！爲千千萬萬的瑞姊復仇！瑞姊說得對：「我是中國人！中國正在遭受着敵人的屠殺與蹂躪！螞蟻也愛牠們的國家，爲什麼我該躲在家裏！」就在那天，離別了母親和可愛的小阿平，走上了幾千里的旅程。我把瑞姊的照片送給母親，我問小阿平：

「瑞姑呢？」

「買蛋糕去了！」

於是我抱他到馬路上，給他買了蛋糕。

「還要什麼嗎？阿平！你要什麼我都給你買。」

他却搖搖頭。回到家裏，母親正在着照片流淚，計算着瑞姊歸來的日子；小阿平看見那照片，突然把蛋糕丟在地上，哭起來：

「我不要蛋糕！我要瑞姑！我要瑞姑回來……」

我把幾本心愛的書，幾件換穿的襯衫，牙膏和牙刷，收拾在平常用慣了的皮書包裏；走下樓，小阿平已止住哭，在把蛋糕切成小塊，裝在小盆子裏玩，看見我，笑嘻嘻地送一盆給我：

「小叔！這是肉！」

母親已在灶披間裏燒小菜，俯着頭，幾根白頭髮飄下來，我好像第一次發現母親的頭髮已白得多了。是的，這幾年，爲人世的憂患所迫，她老得很快。看見我，問：

「鯽魚裏你喜歡加點糖嗎？」

我心裏一陣酸，恨不得去抱住她，親一親那銀絲似的白髮，摸一摸那從嬰孩撫養我長大的雙手，再看一看那爲兒女而流淚流壞了的眼睛，我要告訴她：

「媽媽！你加糖也好，不加糖也好，橫直我已喫不到了！爲了這國家，大哥拋下了你，瑞姊拋下

了你現在我也要走了媽媽在我歸來的時候也許你已不在但我不能不走不能再會親愛的媽媽」

我沒有勇氣這樣說！先生！我沒有勇氣這樣說！不知怎樣應了一聲，就走啦！

船離開吳淞口，我整整哭了一夜，我從來沒有這樣傷心地哭過，爲什麼我不向母親告一聲別呢！她連這一點人子的情誼也享不到嗎？到香港，寄給她一封信，說因她想念瑞姊想念得苦，所以我上漢口去把她叫回來。」

映着蒼黃的燈光，他慘聲地笑。

『但什麼地方去叫她呢？她已永遠不會回來了！也許她會怪我，沒有照她所說的做。不！如果她還活着，看見我一定會高興得笑起來！』

「二弟！二弟！你也來了！」

先生！你不相信嗎？我昨天就得過這樣一個夢：瑞姊幫助我在一我枯樹脚傍佈置下了機關槍，敵人子彈不住地射來，但我們死命地把守着。不幸在我近旁，一位同志中了彈，瑞姊跑回去救



突然這時在離我一百碼的遠處，敵機投下了

一枚炸彈。

護，突然這時在離我

一百碼處，敵機投下

了一枚炸彈。黑褐色

的烟，冲得二三十丈

高；我聽見瑞姊慘聲

叫，急急回頭去看她，

已是滿身血污。我跑

回去想救她，她却揮

着手怒聲喊：

「上前！上前！二

弟！上前……」

是的！我要上前！

我要上前！明天就可以到延安！不久就可以跑到河北，山西前綫了！先生想到這，今夜簡直睡不着！

第二天，我醒來，他已經走了。

我叫那患氣喘症的老闆到附近雇了匹驢子，也離開了甘泉宿店。半路上遇見許多從不同的省份來，呼嘖着，嬉笑着，往延安從軍去的男女學生們。

那姓張的，以後就一直沒有遇見。